

琉球皇民化教育延伸中的台灣初期師範圖畫教育

楊孟哲

摘 要

從台灣時代台灣的藝術教育沿革過程當中，日本人以培養台灣師範師資，當作皇化教育的最基礎工作，而台灣的師範教育實際上和政治統治以及文化領域有極密切關係，尤其日本人1879年（明治十二年）占領琉球群島之後，所謂廢藩置縣，日皇對於琉球王國採取強烈手段，推行明治大帝理想，皇民化教育政策，將古琉球傳統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逐年廢除，首先創立學制，於1881年（明治十四年）設師範速成教育科，培養成為日本的第一代教化師資，從此琉球住民在日軍體制下，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下的最重要殖民地教育實驗所，化為日軍以南進台灣、攻取朝鮮、成立滿洲國等最重要的新住民教育的準則，而琉球子民成為日軍最佳半成品，在琉球人民反抗無用論下，強制灌輸軍國主義，尊皇愛國，在大和文化體制中，古琉球王國文化、傳統學制完全被皇民化所消滅，成為皇民化政策下日本最成功的處女地。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從台灣時代台灣的藝術教育沿革過程當中，日本人以培養台灣師範師資，當作皇化教育的最基礎工作，而台灣的師範教育實際上和政治統治以及文化領域有極密切關係，尤其日本人1879年（明治十二年）占領琉球群島之後，所謂廢藩置縣，日皇對於琉球王國採取強烈手段，推行明治大帝理想，皇民化教育政策，將古琉球傳統文化語言、風俗、習慣等，逐年廢除，首先創立學制，於1881年（明治十四）設師範速成教育科，培養成為日本的第一代教化師資，從此琉球住民在日軍體制下，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下的最重要殖民地教育實驗所，化為日軍以南進台灣、攻取朝鮮、成立滿洲國等最重要的新住民教育的準則，而琉球子民成為日軍最佳半成品，在琉球人民反抗無用論下，強制灌輸軍國主義，尊皇愛國，在大和文化體制中，古琉球王國文化、傳統學制完全被皇民化所消滅，成為皇民化政策下日本最成功的處女地。

也因此，在日軍佔領下不到十六年時間，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在清朝無力抵抗下發生甲午戰爭，台灣成為日本人第二國新領土（殖民地），從此台灣成為日軍皇民教育的新重要基地，因此，琉球群島人民馬上成為台灣殖民教育尖兵，而日軍在佔領琉球的16年教育成果當中，對於台灣教育工作或官吏派遣獎賞制度，以鼓勵琉球人民來台從事新殖民地教育工作，琉球經驗傳習來台，成為日軍治台的首要人力資源庫倉，如台灣第二任學務課長兒玉喜八曾擔任琉球（沖繩）尋常師範學校校長，於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來台，進入台灣總督府學務部，翌年代理伊澤修二成為台灣教育最高行政首長直到1897年（明治三十年）離台，對台灣初期教育及師範教育貢獻良多。其次，平良保一也是一位以日本皇民化教育前輩者，曾任沖繩縣師範學校校長。來台後設原住民教育，從事台灣話研究，曾任恆春支廳長，創立恆春國語傳習所。

其他，首屆沖繩師範生花城康故任《台灣教育會雜誌》編輯等。台灣和沖繩相繼成為日本的新領土，也因此台灣在日本的教育體制中，傳習師範教育，對於台灣基礎教育有莫大的改變。

在日人統治台灣初期，由於混亂不安、貪污瀆職，教育經費大量削減，無法展現，台灣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理想教育事業推展中卻傳出了總督府要削減四百萬預算的風聲，在各學校即將改制之際，伊澤部長為了台灣公學校校領實施及能如期授業而到東京奔走，並爭取預算。但內務官僚民政局長水野只特別禮遇民政官制體系，對於教務或其他殖民官制從未優先考慮。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民政局事務假規程制度，將學務部縮小為學務課，大大地削減了學務員，所以當年度（師範學校，公學校模範學校）要實施官制的計劃被否決了。學務部因而變成學務課，成為民政局的一環部屬，在伊澤修二多方奔走後且得不到經援，在不能如期推廣台灣教育下堅持抗議民政局不果，因此自請休職。

由於伊澤部長自請休職，因而被新任總督給予停職處分，由他的部屬兒玉喜八擔任學務課長的職務。但實際上，由於日本最初在台教育的基礎事務是以伊澤為中心以及各學務部員們共同努力的成果，且對於殖民國家教育方針已漸漸成效，伊澤在數年後受聘為學務顧問，二度為台灣教育事務獻策。

在教育經費被削減，1897年（明治三十年）學務部被併入民政局學務課，對於適

用台灣的特殊教材書及參考用書的編纂也廢止停辦。關於伊澤部長理想中的「永久教育事業」的學校官制問題，在帝國統治下，最優先考慮的是鎮壓抗議運動，對於島民教育方針，已是次要的問題了。

1897年（明治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伊澤部長在東京帝國教育會中發表演說。提出對於「台灣公學校設置具體方案」有以下記載：

「公學校在英文中稱Public School」。將要成立一所模範公學校，成為台灣一般公學校之基礎，並再加上分校，成立女子大學校等。對於台灣女子教育如何進行，是頗為棘手的問題，只有先研究開始著手。在未來三所設師範學校，將成為台灣人民一般教育的泉源。（中略）

針對有關台灣將來教育的內容，包括了幾個具體方針並提出如「教育行政」、「教育管理」、「教育制度」、「教育科學」，包括準備翌年就要開始實施台灣殖民教育目標及未來台灣邁向新時代之根本大計。

談到島民教育中，在科學方面，伊澤部長有如下具體的說明：

「保存舊有的教育形體，並注入『新的精神』，廢除『無用的文字』，加入『有用的學術』。」

所謂有用學術，是指漢學堂教學課程中從不被重視的學科，如體操、音樂、算術、圖畫等現代化教育課程所必備之教學大要等。對於「圖畫」教育，伊澤部長也提出以下說明：「談到圖畫，在今日擁有鉛筆者實在不多，但無論是從毛筆畫開始學習到最後還是要練習鉛筆的畫法」。首先應從「用器畫」開始學習等。

伊澤部長在帝國教育會的演說中強調，對於將來島民的師範學校及公學校中，加入圖畫課程的事情非常明確，指示並說明其構想，這可視為台灣邁向圖畫教育的歷史性演講。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發佈公學校官制（敕令第一七八號），公學校成為台灣島普通教育的基礎而日漸擴張，為了達成將來公學校教育的普及化，隨後設立「師範學校」培養師資是當務之急。

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學務課課長兒玉喜八上京向內務大臣申請設立台灣師範學校申請書中提出以下具體說明：

台灣本島國語傳習所及公學教員，大多是從日本內地現職教員中所募集而來，他們必須接受四個月的台灣語及授業法的講習，再配置於各處。但由於日本內地本身教員不足，募集工作更是困難重重，且費用負擔項目多而高，所以國語傳習所及公學不得不採取培養本島人擔任教師，是為了配合整體教育實施，在本島樞紐之地，因早日創設師範學校，培養師資是迫在眉梢之事。

由於兒玉課長稟申之內容，導致日方快馬加鞭於明治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發佈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敕令第九十七號），達成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的夙願，終於設立師範教育，因此完成伊澤修二早期殖民教育的藍圖。並在台灣全島、台北、台中、台南三地設立師範學校，推廣師範事業。

台北師範學校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六月時，由林鼎擔任校長，在大稻埕成立公學校內事務所，並著手準備開校。九月二日，租借民家以擴充校舍。九月三十日，四十九名學生考試入學，十月二日開始授業。

台中師範學校是五月十一日時由木下周一（知事）市長許可申請下，借用彰化文廟為校舍，六月二十二日，由木下邦昌教授兼任校長並處理事務，九月末，五十名考生入學，十月一日開課。

至於台南師範學校，由澤村勝支教授兼任校長，以「三山國王廟」充當校舍，並由縣府著手準備開學，九月十日將事務所移入校內，五十二名應募者在十月二日報到，十一月二十四日經考試後錄取四十二名學生入學，四天後開始授課。台灣初期師範學校的創設是經過百般困難，得來不易。

成立師範學校二年後，於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改為地方官制（敕令第二〇二號），將舊有三縣廢除，新設二十廳於全島各處，直接管理師範學校，也因此管理權直接移至地方政府。

計畫中的師範學校是每一縣下各設一校，而以培養該縣公學校教員為目的，但明治三十四年廢縣置廳的結果，翌年將台北、台中二師範學校廢除，台南師範學校成為全島唯一師範學校。在當時交通不便、治安敗壞，學生總是南北奔波求學，十分艱苦。台南的師範學校則一直延續至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

導致廢除師範最大原因不只是廢縣置廳以外，在開始實施師範學校因經營不善而面對島民日文能力不足、舊書房惡性競爭、學生募集不易等種種情況下，日方藉口決定廢止停課。

公學校及師範學校的官制，對於當時島民之教諭、師資之養成有全盤性的影響，尤其在師範教育體系下，可落實培養學校師資。在伊澤提倡有用學術之後，學校教育新設修身學科增加了歌唱、體操、手工、圖畫、女子裁縫等，比起明清時代的學制有明顯進步與不同。舊漢學堂學生因而逐年遞減，台灣從此步入日本教育學制時代。

總督府資助國語傳習所經費展開台灣殖民教育。由於初期對台經營不善無法有效控制島民反日情緒，曾企圖將甲午戰爭的戰利品——台灣拱手讓人，深感無力負擔統治台灣的龐大經費支出，島民的教育經費當然是首要削減的項目，因此在廢止師範學校後，日方受到各種壓力，兒玉喜八學務長因而離職。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七月六日，國語學校發佈學校規則改正（政令五十二號）。

在國語學校中設置師範乙科如下要點：

- 1.於師範部設置乙科，舊有師範學校的本島學生留在本校繼續就讀。
- 2.在師範部的教學課程中，為了使學生知識提高，理科方面增加博物、物理、化學三科，並另外設置圖畫一科。

島民的教育問題一直在當局多變化心態下難獲得尊重。

自從伊澤修二提出「有用學術」的第六年後才在師範學校廢除，由國語學校當中增設乙科才正式採用圖畫教學的課程。

台灣在明清時代僅限於少數文人貴族自行習畫外，圖畫教育在台灣史上無前例，自從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後，台灣美術近代化過程中的新源流來臨，培養了具有美術涵養的師資，更直接影響了台灣島民想從事藝創作的第一代藝術家。

從此以後，不論是學校的新設、學校校舍的施工、學校規則改正令的發佈、特殊教育如盲啞學校開校、新規則的實施等均順利地展開。新的學校、圖書館、博物館、醫院等逐漸設立，台灣殖民教育事業上逐漸邁向風調雨順的時代。

日本當局有效的控制下，抗日的游擊戰也愈來愈少，島民的生活逐漸安定，對於受教育問題也因此改善不少，增加了就學的意願。但教員卻還是不足，在吉野秀公所著《台灣教育》中，有以下敘述：「培養教員師資，若僅只在國語學校，根本是供不應求而且極為不便。」

到了大正七、八年，整個情勢好轉，公立學校普及，但卻面臨教員不及學生增加的速度、師資培養的問題等，使得地方廳臨時緊急設置師範學校，教諭、準訓導的養成等，來緩和地方上師資不足。

對聘任教員、培養講習員資格以公學校畢業生為主。講習科目：修身、國語、算術、教育、體操、圖畫等，授業期間五至六個月，由廳視學及公學校的老師擔任講師。大正八年在台北、桃園、南投、嘉義、台南、阿猴、花蓮港等六廳均有舉辦，並發予講習證書，男一百七十八名，女三十四名，共計二百一十二名。

大正九年，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大正十年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同樣舉辦講習會，從此各地方繼續自行開設，到了大正十四年，形成了教員過剩的情況。

台灣在日人統治下沿習了沖繩殖民教育，在混合台灣獨特的民情風俗下，台灣雖然在日軍的差別教育體系中成長，卻以獨特的風格發展出另外一套殖民教育學制，除了保存台灣舊有的文化習俗、語言之外，對於台灣師範教育以及圖畫教育的制定，後來都遠超琉球的皇化教育。

在台灣教育體制中，除了初期借取琉球經驗之外，在台灣殖民教育體系之中，最後證明台灣在反日抗爭中讓日人吃盡苦頭，在台期間不敢以強烈手段強迫台灣人民接受皇民化政策，在台灣被統治五十年來，足以證明台灣人民在日軍統治下仍保存部份台灣文化資產、語言民情等，這也是琉球百姓所料想不到之事實，尤其在美術發展圖畫教育都有相當成績，展現台灣獨特風貌。